

福音普傳

我們到了德國.....



陳欣懿牧師、師母
(加拿大派駐德國哥廷根宣教士)

1989年6月4日是難忘的一天。在天安門廣場上，解放軍向學生開槍，坦克與裝甲車也開進廣場。長安街一片混亂。人們到處亂跑，不少人扶著或擡著受傷者逃離天安門。我獨自一人靜靜地坐在電視機前，看著這一切。心裏又氣忿，又傷心。我問神：「為甚麼？為甚麼我在加拿大而不在天安門？」當與我年齡相仿的年青同胞，為了理想而獻上生命的時候，我卻在安逸的加拿大。我巴不得那一刻能飛到天安門廣場，與他們一起轟轟烈烈地倒下。但這卻不是神為我安排的道路。

我在1969年4月於上海出生。父親是香港華僑，50年代的愛國青年。他從香港回國到武漢大學讀書，在大躍進與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差點餓死。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上海，在單位裏結識了我的母親。母親出生於書香世家，我的外公是大學教授。父母親都是知識份子，有不錯的收入，應是一個美好的小康之家。但在文革時，知識份子被打倒，像父親有海外聯繫的更被視為特務，吃了不少苦頭。所以當鄧小平上臺后，改革開放一開始，父親就帶我和母親到香港去。1982年我們又從香港移民到加拿大。出國后我們才知道父親是基督徒，他先後在香港和加拿大的溫尼泊市帶我們去教會。我於1984年信主，1987年在溫城華人宣道會受洗。1989年民運時我剛讀完大學二年級。如果神沒有讓我一家移民加拿大，我就應在國內讀大學。也許我會是天安門廣場上其中一位熱血青年，成了坦克下的犧牲者。但我，雖也是在國內出生，長大，也是大學年齡的青年，卻可以死裏逃生，身在加拿大，不在天安門。神帶領我出國逃過此劫，並有機會認識祂接受永生的福音。

當時我對神說：「你一定還有用我之處，我願意為你，為祖國，為同胞盡力，將好得無比的福音傳給他們。」那時我就有一個願望，期望有一天能回中國宣教。但我知道，當時還太年輕，不懂得怎麼去宣教。我想，四十歲應是一個合適的年齡，到時可以回國宣教，完成這願望。

大學畢業後我搬多倫多郊區的密西西加工作，並在證道浸信會美城堂聚會。我像一般剛畢業的年青人一樣努力工作為求事業有成。就這樣，我一級一級的爬上事業的階梯。29歲的我，已成為一間互惠基金公司的營業推廣部副總裁。

當時我不但事業有成，亦已組織自己的家庭。妻子袁美華出生於香港。1991年她隨父母移民到多倫多，1992年開始參加我們的教會。我們是在教會的詩班裏認識，並於1996年結婚。在這安逸順利的環境下，我已忘記當年宣教的願望。

1998年，亦是我事業最高峰的時候，神透過教會夏令會的講員呼召我全時間事奉。講員與我們分享約翰福音21章，耶穌復活後三次問彼得，「你愛我嗎？」在那刻，像是耶穌也在問我，「你愛我嗎？你愛我比你的事業，金錢，名望和一切物質享受更多嗎？」我回應主，「是的，我愛你比這一切更多。」我花了很多時間，精力，建立我的事業，我的家庭，滿以為這樣就有一個豐盛的人生。雖然我在教會裏也有許多事奉，是教會平信徒領袖之一，但我卻沒有將神擺在我生命裏的第一位，也沒有讓耶穌作我生命真正的主。那刻我降服在主面前，將整個生命獻上。主給我的使命是：「你要餵養我的羊。」回應主的呼召，我開始到天道神學院（Tyndale）攻讀神學。2003年神學畢業後，我便在自己的母會，證道浸信會美城堂擔任英語部傳道一職。在那時候，這群在加拿大土生土長的年青人是神賜與我的羊群。

2005年五月，我與妻子帶領幾位弟兄姊妹到捷克短宣。當時我是教會的英語傳道兼差傳部部長，連續四年都參與教會的短宣隊，但長宣的念頭已打消了。就在這次捷克短宣路程中，主呼召我們作長期宣教士。在布拉格的一個晚上，聖靈感動我，呼召我要到歐洲宣教。當時我確定神要差我們去歐洲宣教，但還沒有清晰知道去哪個地方。短宣結束後我與妻子到德國探望一對從香港來的華人宣教士。在那期間，他們帶我們到德國的華人教會與查經班，讓我們看到當地的需要（編者按：若要知道德國華人福音的需要，請看本期下一篇文章《德國的挑戰》。）。

神不但給我們看到需要，更將德國的負擔放在我們的心裏。在一次火車的旅程中，我們看到田野有一群羊，但沒有牧羊人看顧。我們不約而同地想到這群居住德國的同胞，就像這些羊一樣，缺乏牧羊人來牧養。這樣，神的呼召逐漸清晰，祂是要我們去德國傳福音給這群中國的大學生。

經過三年的準備，我們終於出發，到德國中部的哥廷根宣教。屈指一數，明年我將是四十歲了。主沒有帶我回中國宣教，而是到了德國，讓我們向新一代中國的大學生傳福音。這一批十來二十歲的年輕人，恐怕對「八九、六四」沒甚麼印象。但他們無疑是中國將來的希望。感謝神！讓我們有這個機會為祖國，為同胞，為天國的福音出力。感謝神！讓十九年前一位年輕人在主面前許的願望，今天終能得償！

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十五期，2009年一月。